

尋找瓦當



如是見 魯力

在荷李活道的文武廟是港人很熟悉的一處文化古蹟。多年前，我住在半山的必列者士街，走幾步下來就是文武廟，不知經過多少回。前幾天才忽然想到，為何不去看看文武廟屋簷的瓦當？仔細一瞧，文武廟的綠色琉璃瓦上的瓦紋是傳統的蓮花紋。屋頂最高處是一條龍，頭頂着龍珠，以表明此廟的權威與地位高尚。瓦當的美，果然有其獨有的魅力。

瓦，是覆蓋於屋頂上普通的建築材料。而「當」這個字，則代表着它身為建築保護者的地位。《辭海》裏說：「當，底也。瓦覆檐際者，正當眾瓦之底，又節比於檐端，瓦瓦相盾，故有當名」。在香港，覆有瓦當的建築已很鮮見。位於港島司徒拔道的景賢里，算是香港僅存的有近百年歷史的嶺南大宅。建於民國時期的景賢里，原名「禧廬」，景賢里主樓及兩翼的屋頂為傳統的歇山式琉璃瓦屋頂，飾有中國古建築特有的屋面裝飾物，包括閣樓屋脊中央的一顆寶珠裝飾，以及傳統風格的脊獸瓦當。沿屋頂邊緣的屋檐則鑲嵌斗拱、額枋、雀替等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景賢里的瓦當多是選用「雲紋瓦當」，這種紋樣出自秦代。秦代的瓦當呈現出一種清新寫實的風格，圖案多飾水渦紋，紋路則多取材於樹木、樹葉、動物等圖案。

景賢里這幢歷史大宅既具有豐富而細膩的中式建築風格，又在設計、結構、用料上糅合西方建築特點，可視為具備中國文藝復興風格的優秀建築，也成為中外影視界的最愛。曾有多部影視作品曾在景賢里大宅取景拍攝，包括威廉·霍爾登主演的荷里活電影《生死戀》、克拉克·蓋博主演的電影《江湖客》、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龍爭虎鬥》，以及香港無綫電視台製作的電

視劇《京華春夢》等。政府之後更將此屋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出資收購該屋，整修後作為旅遊景點對公眾開放。

秦磚漢瓦，是古代建築文明的典型代表，折射出中國古代社會的輝煌。瓦當最早見於西周，盛於戰國的秦漢，後一直為傳統建築所用，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如秦瓦當、燕瓦當、齊瓦當等。到了漢代，瓦當在工藝上則達到頂峰，「四神瓦當」盛極一時。中國考古博物館收藏了一套漢代的「四神瓦當」。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組成的「四神瓦當」，成為瓦當紋樣的壓軸絕唱。「四神瓦當」在漢代極為流行，人們祈望以此鎮宅驅邪。

在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時，我見到展出的一塊琉璃彩龍脊獸，應當是故宮牆頭頂上的壓頂脊獸。而在故宮裏最具代表性的瓦當建築當數太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內規模最大、品級最高的建築。其上的太和瓦當是琉璃構件中的最大規格。因此，這種龍紋瓦當也是古代尺寸最大的筒瓦當。從起源追溯，龍紋瓦當卻是以明代「芝麻紋」瓦當為藍本，按照《營造法式》規範製作的。我數過太和殿頂的脊獸，它是故宮內殿頂上飛檐脊獸最多的十個。太和殿的瓦當經歷了數百年歷代王朝的興衰，見證了時代變遷，沉浸了歷史與藝術的粹粹。

瓦當之美，如同一首靜謐的古曲，讓人回味無窮。無論滄桑如何變化，古建築上的瓦當依然在漫長的歲月長河中，默默地守護在屋頂上，靜靜地紀錄着歷史的痕跡。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琉璃彩龍脊獸。 作者供圖

話說鄧友梅



人與事 李憶君

有朋自遠方來，說最想去的地方是黑風洞。那天是個大熱天。陪着爬二百七十二級階梯，還未爬到一半，已腿軟氣喘，只差沒跪下。不由想起多年前陪中國作家鄧友梅爬這道階梯的情景。所謂多年前，少說也超過二十年吧。那時的黑風洞很樸素，沒有今天這般五彩繽紛，當然也沒有彩虹階梯，那尊金光閃閃，號稱全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建陀神像也還沒「誕生」。我想那時可能還沒有誰曾想過要在這入口的階梯旁邊矗立一尊這麼氣勢雄渾、俊逸挺拔的神像吧。那時的黑風洞是安靜的，沒有那麼多商販，也沒有那麼豐富多彩的商品，更沒有粉刷得五顏六色的店舖。有的只是擺賣鮮花和花串的小攤檔。當然，吃飯和喝椰子水的食店是有的，只是都不是現在這種格局。鴿子倒是有很多，也像現在這樣，停滿整個廣場，一點也不怕人。至於猴子，我肯定那時沒在這裏多，而且都很溫順。現在的猴子早被寵壞了，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牌檔情結



我心中的香港 東瑞

我居住在香港五十二年，如果要列舉我最有感情的事物，非大牌檔莫屬。我與大牌檔的「不了情」故事，也算香港故事的一首小小插曲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幾乎赤手空拳，踏入香港之地。那時我租了九龍佐敦道一個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間，作為夫婦倆的棲身之所。因為「有孩免問」「不可煮炊」的嚴苛租約限制，我們不敢有自己的子女。那時，學歷不獲承認，為了先立足，我們倆豁出去，妻子先後做了電子裝配工、製衣廠裁剪等工作，我則先後當過印刷、苦力、打蠟、清潔、書店推銷、書籍推廣撰寫等等。後來，我們和幾個朋友共同租下土瓜灣一個單位，一對小子女也在這段時間出世。隨着孩子的長大、物價的飛漲、開支的猛增，妻子在家照顧兒女，我成了一家支柱。微薄的月薪已經入不敷出；打兩份工又不現實，那會變成打工機器，根本無法兼顧家庭；業餘投稿「賣文」成了我唯一的選擇。

那時，我幾乎買遍港九的所有主要報紙，「研究」副刊的題材，以及有沒有供自由投稿的欄目，然後將文章撒漁網般投出去。白天朝九晚五上班，在這時段當然不行；在家寫，子女尚幼，無法專心。於是我想到了個辦法，利用三段時間寫，即早晨提早一小時上班，跑到速食餐廳寫；中午利用休息、吃飯的一個小時，跑到附近小巷的大牌檔寫；下班時分，當人們在車站大排長龍等巴士回家時，我再次跑到速食餐廳寫。在上班下班兩個時段，只需買一杯咖啡或奶茶就行了，晚飯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這裏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午，我好幾年都跑到大牌檔寫稿。那種大牌檔規模比較小，只供應簡餐，如奶茶、咖啡、魚蛋麵、三文治之類。當時中環的速食餐廳、酒樓和食肆有限，一些在寫字樓辦事的職員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這類露天大牌檔稍微填填肚腹，再應付下午



▲畫家沈平筆下的大牌檔。

的工作。在時間和空間的夾縫裏寫稿的日子維繫了十幾年，那些在報紙發表的剪報挑選好的結集成書多種，以致別人誤會我是專業作家。八十年代中期我受邀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演講，將「三段論」的故事作為曾經拚搏的例子講述，文友聽後覺得新鮮，頗受鼓舞，說罕見業餘作者那樣拚。但這也是特殊時期的舉措，後來創業了，生活穩定了，這樣在奮鬥時間努力賺稿費的歲月也就不再。

我一直記住在中環小巷的大牌檔「爬格子」歲月，也很懷念。九十年代至千禧年，隨着地鐵的出現和城市的發展，我多次到中環，尋覓當年經常光顧的寫稿的大牌檔，已然不復存在。嶄新的大廈林立，有的舊樓消失了，當年讓簡易大牌檔生存的小巷也不見蹤影，也許早就變成新建築裏的一條通道吧。我站在舊日的小巷口、而今變成摩天巨廈的大牌檔原址發呆，彷彿還看到那個擠在四五個白領圍坐着喝奶茶的桌上疾筆「爬格子」的我的幻影，一瞬間恍若心有所失。

當然，這類大牌檔只是賣些簡單的早餐和午餐，多數在非住宅區營生。嚴格意義的大牌檔卻是規模大多了。七十年代到處可見，佐敦、廟街、油麻地、紅磡、新界，甚

至中環都存在，成為香港一大特色。我們出版過一位作者寫的《大牌檔·當舖·涼茶舖》，當時我們還請教過她，到底是「大排檔」還是「大牌檔」？她的意見是兩者皆可，但寫成「大牌檔」比較有根據。當年營業者申請牌照，分大牌和小牌兩種，大牌經營的食物品種可以多一些，小牌少些。

大牌檔的存在，可以說是香港市民的一種集體回憶，它如今式微，頗為可惜。在我看來，像老街、老舖這類舊日的城市印記，若有方法讓其原汁原味保留，可以使旅遊業增加更多新舊對比的魅力和人情味。簡陋的木桌椅，有蓋帳篷擺到露天空地、巨型電風扇立於一側，一兩個廚師站在爐灶邊熱火朝天地炒菜炒河粉，顛鍋時將食物拋在半空，熊熊大火中若隱若現，這樣的廚藝秀對食客來說還是蠻有看頭的。大牌檔的食客不分階層，地盤工、西裝白領等三三兩兩入座，一杯冰鎮咖啡一碟星洲炒米，交換投注馬場或買賣股經的心得。

馬來西亞的大城小鎮很多「糕丕店」（咖啡店）保持着昔日的飲食特色；澳門也還有許多逾半世紀以前的「士多」（或稱雜貨店），香港的茶餐廳和冰室不少，但有的味道卻不如從前……我非常懷念香港大牌、小牌的大牌檔。

不但搶遊客的食物，還糾纏得很。

我的感慨是：時間真的能改變很多東西。歲月就像一張白紙，不經不覺就起斑點泛黃了。那年鄧友梅大概是七十歲吧，記得他說他屬羊，一九三一年出生——算算，嘩，今年九十三歲了。那年七十歲的他也夠真厲害的了，爬二百多級階梯，中途也不歇一歇，一口氣就上到頂。記得洞裏很安靜，石壁有點冷。我坐在一塊石頭上準備等他慢慢參觀。他在洞裏轉了幾圈後，站在我前面問：怎麼這裏都不見有賣門票的？免費參觀？

我還沒想過這個問題呢，一時也不知該怎麼回答。然後說，從來就是這樣的呀。想了想又說，以後該也是這樣吧？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覺得以後也將是這樣。果然我的感覺是對的，直到今天，黑風洞還是不收費，讓人免費參觀、遊玩。

免費的黑風洞，為鄧老帶來爬階梯當運動的樂趣的同時，也給他帶來幾許不解——他是

小說家，最善於「因心造境」，更懂得「因境造人」。他筆下的人物，滿身光影。怎忘得了他的《煙壺》呢？那是他所有小說故事中我最喜歡的一個。其實那故事並不長，說的東西卻很多，很豐富。幾乎是把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徵，審美習尚，技術水平和時代風貌，都以一種深情而飽滿的情懷給刻畫出來了。不可思議的是，卻僅僅是一個中篇的篇幅。直到今天，多少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烏世保，記得他的言行舉止，那麼鮮活，那麼立體，有血有肉，有汗有淚……他是一個只懂吃喝玩樂，一無所長的大旗子弟，但鄧老偏愛他。清朝滅亡，這些靠祖上留下一些珍玩過日子的紈袴子弟，很快就坐食山空。但鄧老偏愛他，讓他山窮水盡疑無路時，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使是蹲大牢，也讓他踏出個春天來——他在牢裏認識了堪稱異人的內畫壺大師聶小軒，聶不但煙壺內畫技藝高超，同時也是身懷絕技的瓷器古月軒燒製藝匠。為

免一身絕藝失傳，不但收他為徒，還把女兒嫁給他。當然，聶小軒也是鄧老偏愛的人物，他謙卑，為人正直，情操高尚。因不肯燒製繪有八國聯軍佔北京後的行樂圖煙壺，不惜自斷手臂。

鄧友梅的小說，民俗是他的獨特視角。他了解老北京，尤其是旗人的生活狀態。《煙壺》、《那五》講述的都是旗人子弟的故事。京劇、古玩、養鳥，各式各樣的玩法，構成一幅完整的老北京風情畫卷。另一個特點是小說背景絕不含糊，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把實事實景融入小說裏。《那五》前半部是舊社會，後半部是國民軍伐時期到八路軍解放北京。而《話說陶然亭》則是「四人幫」時期。形形色色，好看得不得了。

今天，來到黑風洞，忽然想起鄧友梅，不經不覺他老人家已九十三歲高齡了。抬頭仰望洞頂，天外光景，令我「驚艷」，是大動人心弦了。在此遙祝鄧老健康長壽，歲月靜好。

異木棉盛放

廣東省廣州市，華南師範大學石牌校區異木棉盛放，吸引市民遊客賞花拍照。 中新社



市井萬象



自由談 明德

經常聽到「即興」這個詞語，粵劇表演有即興性，爵士音樂也有即興性。即興演繹（improvisation）是一種表演技巧，更是一種表演風格。粵劇演員在台上表演，與伴奏的拍和及音樂，有即興性互動，擊樂掌板及音樂頭架在伴奏時，跟演員有默契地互動協調。演員有即興演繹時，伴奏配合演員快慢表演節奏。同樣地，爵士音樂即興演繹時，以節奏作音樂敘事，漸成爵士樂即興演繹風格。

即興性絕對不只在藝術表演，在日常生活也存在即興性。環顧身邊事物，例如事業發展、人生經歷、命運安排等等，沒有一樣不具備即興性的演繹需要。

即興演繹人生

要即興性地處理事情是有其原因，事情發生一般沒有既定的規律，有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隨時出現，粵劇老倌台上走台步有不確定性，爵士音樂演奏者的情緒表達有不確定性，同樣地，日常生活亦存在不確定性。例如，今年一年一度的中環海濱香港管弦樂團戶外音樂會，第一天演出因天雨被迫取消；筆者早上約朋友行山，因天雨取消；前一陣子香港一間著名健身中心突然倒閉等等。在每次不確定情況發生時，即時採取一些調整方法以至最有效處理事情的發展。即興性處事方式是因應一些既定的程序改變，調整策略和方法令事情圓滿完成。

即興演繹絕對不是即時不守規矩的興之所致；相反地，是有秩序、有章法的即時處事能力。即興能力是要經驗累積，才

能做到駕輕就熟和揮灑自如。

筆者認為即興演繹人生，是積極應對人生，以最好的心態，改善自身處境，在自身能控制的條件下，應對生命中的不確定性，如水一般能繞過不同形態的障礙，解決困難而繼續生活的下一步。

一般而言，人生過程是不可以綵排的，即興演繹人生的能力是生存技巧。同時，要設法減低人生的不確定性，要不斷提升自己計劃未來的能力，令不確定性減至最低，要即興處理問題的機曾相對減少，避免不確定性出現時產生紊亂狀態。

回望自己的人生，絕對自己能掌握的事情只寥寥可數。缺乏即興演繹人生的態度，遇到困難時會繞不過去，停滯不前或進退失據。